

在那些温暖而美好的日子里

吴小林

2004年,我在宝安福永一家公司做清洁工。工作简单轻松,空余时间较多。在这里,我没有几个亲戚朋友,下了班也不喜欢到处逛,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图书馆里有空调,干净整洁,安静舒适。当我坐下来时,疲惫的身体得到了放松,思绪跟着那些名人先贤游走,尘世间所有烦心的事都忘记了。

这里有报纸、期刊、名人名著。一到图书馆,我先看当天的报纸,了解时事热点,再翻看期刊,看有哪些熟悉的作者上刊,然后接着看头天没看完的名著。

刚来图书馆的时候,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觉得新奇和惊喜,对每一本书都感兴趣,我静下心来,一本本地看,决定把这里所有的藏书都看完。

图书馆有些内刊可以赠送给读者,其中有一本《福永文化》,专门发打工者的文学作品。我试着向该刊投稿,我的第一篇小说就这样发表了。

那天,我翻阅那期《福永文化》,发现竟有一个读者在我小说的后面留言,说我的小说写得很好,很有生活气息,文字功底深厚。第一次看到有人赞美自己,心里美滋滋的。虽然读者在杂志上涂鸦不值得提倡,但我还是很感动。我向图书管理员反映这件事,管理员说,这种内刊是可以赠送的,你拿回去吧,做个纪念。

图书馆经常举办征文比赛,有几次我在征文比赛中获奖,我的照片和文章贴在图书馆的宣传栏里。

我的父亲经常在电话里说我没有出息——别人的儿子要么当官,要么有钱,而我却混得这么惨。我安慰他说,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我们不与别人比,我们过好自己就可以了,钱是挣不完的,欲望是无穷的。内心宁静,清心寡欲,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

2006年,院子里的小何来福永看我,我陪他去图书馆走了一趟。我指着宣传栏上的一篇文章说,这是我写的。小何看了文章,又看了看我,眼里满是羡慕。

这年年底,我回去过年,院子里的人说我是名人,我的文章在深圳的文化宣传栏里贴出。父亲不再抱怨我没有挣到钱,他一脸笑地说:“听小何说你发

表了很多文章,你的相片和文章贴在图书馆的墙壁上。”

2008年,我离开了福永。一个月后,图书管理员小张给我打电话,问我这段时间去了哪里,怎么没有看到我。说有一个征文活动,邀请我参加。得知我离开了福永,她说:“以后不管工作多忙,也要看几页书哦,书是个好东西。”

2009年,我在观澜文体中心做清洁工。下了班,我最爱去的地方,仍然是图书馆。图书馆有三台电脑,可以在上面看新闻发邮件。这一年,我学会了电脑写作。晚上,在租房里,我把写好的文章存在U盘里,第二天,我用图书馆的电脑投稿。

这里的管理员都认识我,他们要我多看多写,争取写出有影响的作品。每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发表出来,我都拿到蔡馆长那里去复印。蔡馆长总是说,让我欣赏欣赏。蔡馆长看了我的文章,有时笑着说,写得好,有时会认真地提出他的观点和建议。

2010年,我的侄儿到这边学校来读书。放了学,我带他去图书馆。在少儿阅读室,侄儿找到了他喜欢的书,图书馆要关门了,他也舍不得走。每次看到他认真

看书的样子,管理员都露出满意的笑容。管理员小娟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侄儿看书的照片印在图书馆的宣传册里,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家里有一个爱读书的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2012年,我的一篇文章在图书馆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奖,我也通过这次活动,认识了几个在观澜工作生活的文学爱好者,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孩走过来对我说:“恭喜大哥获奖。”她说她叫芳莲,来自四川,喜爱写作,她向我讨教投稿的窍门。

从那以后,我和芳莲经常在图书馆见面,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给我买过衣服和鞋子,我给她送过书。

2020年,我在我们县城买了一套房子。我把其中的一间设计成了图书馆的样子,四周全是书。有人说,如果有天堂,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这句话深得我心,因为,只有坐在图书馆,浮躁的心才能得到安放。

这几年,因为工作变动、图书馆搬迁等,我再也没有去过图书馆,但每每想起曾经在图书馆看书的情景,仍觉得温馨美好,幸福绵长。那些读过的书,见过的人,仍然历历在目。

行行摄摄

冬日暖
陈燕梅 摄



时光深处

那年第一次坐火车

钟常贵

三十年前,我乘坐东安至广州的火车来深圳,经过20多个小时的旅途劳顿,下车时惊觉兜里的证件丢了。

家乡有句口头禅:打工仔丢了证件,等于叫花子被人抢了口袋。那时我未滿三十,女儿正诤诤学语。临走时妻把小孩交给娘,说:“孩子就交给您老人家了,辛苦您了,娘……”

娘接过妻手里的孩子,颤颤巍巍地倚在门口,目送着我们走远。晨雾里,我望着娘形单影只的身影,呼喊:娘,等我那边的工作落实好,就给你电话。

从小镇到东安火车站,坐汽车大约3个小时,我们在东安火车站下了汽车。第一次见到长长的火车,我抑制不住地大喊:啊!火车、火车……我痴痴地观望。

乡友们争着排队上车,妻推了我一把,说:“没见过,是吗?还不赶快上车,

待会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晃过神来,眨巴着迷离的双眼,随大伙儿鱼贯而入。眼前是黑压压的人头,乘客们有的背靠着背,有的脚踩着脚,妻紧靠在我身后,小声地提我:看好兜里的证件。

我“嗯”了一声,下意识地捏了捏上衣口袋,感觉硬邦邦的还在。到了晚上我眼皮困得直打架,好想找地方靠一靠,可仍然没一点儿空隙。

快天亮时,车厢里传来播音员的呼叫:各位旅客,广州站到了,请携带好行李,准备下车。火车即将进站,“哐当哐当”的响声和长长的汽笛声,把我惊了一跳,不由摸了摸上衣口袋,居然空空如也!

我的证件丢了!哪个该死的扒手,把我的证件盗走了,怎么办呢?我绝望地呼喊,好似掉进了冰窟窿。此刻,绝望、失落、懊悔,一股脑儿全涌上我的

心头。

那是我唯一的“家当”啊!一张高中文凭和一张身份证。我低垂着头,心灰意冷。

妻见我捶胸顿足的样子,安慰道:“证件丢了,看能不能补,只是别奢望进厂了,能找个工地安置下来就算不错了。”

我仍抱着一线希望地呼喊:各位兄弟姐妹,谁捡了我的证件,请退还给我,我给你磕头了……嗓子都喊哑了,却依然没有回应。

火车缓缓地停靠在车站。乘客们急着下车。车厢里一阵骚动,喧哗声、小孩的哭闹声、行李的挪动声,响成一片。

我随着人流走出流花车站,恍恍惚惚地与一帮乡友坐上了开往宝安的大巴。

数十年过去了,蓦然回首,第一次坐火车的情景,依然让我难安,仿佛一切如在梦中。



总编 邓雁玉 校对 潘家豪
责编 李二徐 美编 邵清妹

诗
意
飞
扬

腊八引

陈少华

腊八一到,粥稠碗满
像去年一样,口口皆香

柴是新劈的,黄里透白
燃烧的节奏也是一茬一茬的
在火苗里透红
一锅腊八粥,被白发的母亲
加上红枣,红豆,红萝卜……
一直熬到中午

归来是乡村,归去也是乡村
乡村无名,但在菩提树下
多了一个人
一个近似于为佛立地之人
一个把草木悬挂之人
一个担心腊月积霜之人

一头用腊肉下酒,另一头
青花镶碗,也镶酒杯
过了腊八就是年,操持的时候
一阵一阵的,如同钟声
清脆悦耳,醒着熟悉的三里湾
还有六合桥

渐过初冬(外一首)

甘红

昨夜冷风乍起
柳枝和秋水都缩成一条线
渴望雪花给它们一个拥抱
今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从秋一直下到冬
每年这个时候
陈年的痒,在手掌同一个地方发作
恍惚间还有奶奶用烤热的萝卜敷上
隔壁的小姑娘一天天胖了
风也一天天壮了
走在前面的小伙子打了个哆嗦
母亲又开始咚咚咚敲打腰背
父亲转身搭凳
把大柜最上面的厚被取下
风萧瑟,翻出我的羊绒大衣
抖一抖,嗅一嗅
闻到阳光的味道和青青的草原

在时光的年轮里穿梭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来自略带凉意风的小皮鞭
一枝梅,静默。香气,喧嚣。
从山道,叮叮咚咚而来
一块在时光里讲着故事的木头
躺着我偶尔经过的路上
待我在陡峭的荒坡俯视
以婀娜的姿态跃入眼
让我带它回家
它和我一样
在时光的年轮里穿梭
想找个人唠嗑